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八冊目次

大學纂疏一卷中庸纂疏一卷論語纂疏十卷孟子纂疏十四卷 一
（宋）趙順孫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大學纂疏一卷中庸纂疏一卷論語纂疏十卷孟子纂疏十四卷

（宋）趙順孫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內府藏本

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溍集有順孫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詞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採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惟黃榦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眞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尤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尚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爲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賈以來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宋趙格菴先生著

四書纂疏

通志堂藏板

趙氏四書纂疏序

格菴趙氏四書纂疏共二十六卷前有清源洪天錫序而陵陽牟子才又分序之其書一以朱子為歸不雜異論於大學中庸先之以章句次以或問間以所聞附其後又以語録暨諸儒發明大義者注其下於論語孟子則一本集注而采或問集義詳說語録所載分注焉昔朱子之為章句也大學則宗程子會衆說而折其中中庸則以己意分之復取石子重集解刪其繁名以輯略其為集注也取二程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十一家之說輯為要義更名之曰精義載更集義又本注疏參說又會諸家之言為訓蒙口義更名之曰詳說然後約其精粹為集注而於集注章句之外記其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若是其嚴密也朱子自言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不低又言添減一字不得然學者非由集義詳說或問語録以觀其全無由審章句集注之精粹則是書之有功於朱子多矣今學宮所頒四書大全蓋即倪仲弘之輯釋而是編之流傳者少乃較而刊行之俾相為表裏云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四書纂疏序

或問尹和靜讀易傳之法和靜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皆有歸着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 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註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 文公自謂集註乃集義之精髓一字秤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足是書焉可也 格菴趙公復取 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註相發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荅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 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

有功於後學也僕晩未聞道加以衰瞶廢學 公不鄙厚教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 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能何敢復措一辭抑 文公嘗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註解足矣久之不用註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 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註纂疏亦云清源洪天錫序

四書纂疏序

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註意者悉彙于下以便觀省間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彦後祇不韙爾遇大方之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

四書纂疏引用總目

晦庵先生 易本義 啟蒙 詩集解 太極解 通書解 西銘解 文集 語錄

三山黃氏 幹 直卿 論語通釋 孟子講義 諸經講義 文集 語錄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論語答問 孟子答問

臨漳陳氏 淳 安卿 大學口義 中庸口義 字義 文集 語錄

三山陳氏 孔碩 膚仲 大學講義 中庸講義

建安蔡氏 淵 伯靜 易傳 中庸通旨 中庸思問 大學思問 化原問辨 性情幾要

建安蔡氏 沉 仲默 書傳

栝蒼葉氏 味道 知道 講義 文集

南康胡氏 泳 伯量 論語衍說

永嘉陳氏 埴 器之 經說 木鐘集

三山潘氏 柄 謙之 講說

莆田黃氏 士毅 子洪 講義

建安真氏 德秀 景元 大學衍義 讀書記 文集

建安蔡氏 模 仲覺 大學演說 論語集疏 孟子集疏 講義

纂疏所載二黃氏三陳氏惟勉齋北溪不書郡餘以郡書若三蔡氏則一門之言更不別異

讀大學章句綱領

後學趙順孫纂録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將來統看溫尋過朱子語録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語録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語録○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深他見底底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語録○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黃氏曰朱子大學修改甚多三四十年日夜用工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間○陳氏曰朱子一生精力在是未嘗編而後絶筆為義極精

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則詳之語録○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具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語録○又曰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又曰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

大學章句序

後學趙順孫纂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朱子語録曰大學之教所以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文集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語録曰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又曰氣出於天理亦出於天性是這箇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處○問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曰氣是那物事底便是成這模樣了底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衮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為不肖○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陳氏曰流行乎一身之間者是氣凝定成形者是質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語録曰主宰底意思生得箇人恁地聰明便是要他作之君作之師書中多是說聰明蓋不是聰明底人則一箇說白一箇說黑如何得他服○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又曰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質之美做得功業然無人能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絶無矣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語録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做此繼天立極也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語録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其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

三代之隆其法寖

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 陳氏曰初間未知智愚皆當教之 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語錄曰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語錄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率都不費力○又曰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問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愚考之内則成童學射御注謂年十五以上以理推之射御非幼年之所能小學先教其儀式爾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 陳氏曰到十五年則智愚可見矣故入大學須有別天子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衆子當建國爲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責故皆在所教庶人則唯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

也 語錄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是如何事長是如何○又曰小學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理○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覺自存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又曰古者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子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又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自熟了根基已深厚了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些精彩○又曰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語錄曰俛字是剌着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三山陳氏曰觀其所記皆弟子事父兄童子事先生之禮其條目品節甚悉則知其爲小學之書明矣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語錄曰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又曰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内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以大學第一句便說在新民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

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文集曰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語錄曰吾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埽了只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若將此二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 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 文集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通志堂

大學

朱子章句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

通志堂

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

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旣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是則學之大小
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
先後緩急之殊 非若古
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
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
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
然又何為而不可哉
曰幼學之
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

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
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
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
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
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
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
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為小學者
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
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
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
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
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

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
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
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
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
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
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曰然則所謂敬者
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
之矣

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

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旣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 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 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illegible] 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 [illegible] 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 文集曰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健爲仁禮[illegible] 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 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 [illegible] 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彼賤而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illegible]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 [illegible] 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 [illegible] 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 [illegible]錄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illegible]以贊化育者 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 [illegible] 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 文集曰[illegible] 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焉

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

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

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

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

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

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

新安陳氏曰二者皆不可偏廢

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

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

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閒者固

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
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
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
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
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
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

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
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
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大抵
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
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
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
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
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
民者
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

德而不屑乎新民者
又有略知二者之當
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
所在者
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
鮮矣○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
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
疑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
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
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
亦已審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

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
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
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
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
靜謂心不妄動
安
謂所處而安

處謂處事精詳 得謂得其所止

或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

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 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又曰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有箇合當底道理

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只一般○

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 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 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

慮矣 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 其閒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 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

有箇內外本末

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 誠知先其本而後其

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語錄曰[illegible]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illegible]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illegible] 心者身之所主也 [illegible]

誠實也 [illegible] 意者心之所發也 [illegible]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 [illegible] 致推極也 語錄曰[illegible]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illegible] 格至也 [illegible] 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語錄曰[illegible]

[illegible]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 [illegible] 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

而止之也 語錄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illegible] 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 [illegible] 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

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illegible] 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 語錄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illegible] 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

萬物者也 [illegible] 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 [illegible] 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

盡也 [illegible] 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illegible] 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 [illegible]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

窮之而至其極也 [illegible] 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 [illegible]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參校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illegible]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 [illegible] 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illegible] 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國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illegible] 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 [illegible] 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陳氏曰大學自脩身而上工夫最難 [illegible] 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 [illegible] 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 [illegible]

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illegible] 此又言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illegible] 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葉氏曰八者條目脩身居中凡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許多工夫 [illegible]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illegible]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文集曰大學條目凡八事而章末僅以脩身齊家二事約之亦猶前段知所先後之云而旨益深矣

或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illegible]對天下國家說云此是本此是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illegible]山陳氏[illegible]家也國與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言之則爲薄耳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illegible]是故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是本亂矣本之既亂如天下國家何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illegible]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illegible]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内也[illegible]不是分内事

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原哉[illegible]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illegible]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illegible]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

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illegible]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illegible]

或問 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 [illegible] 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 [illegible] 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敎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

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語錄曰此克字雖[illegible]〇[illegible]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語錄曰目在[illegible] 諟猶此也 語錄曰顧諟是看此也 或曰審也 [illegible]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illegible] 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 [illegible] 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 [illegible] 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illegible]〇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 [illegible]

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

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

則成

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曰克明俊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

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

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

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

深亦略有序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

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

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　言振起其自新之

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

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

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

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旣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旣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 [illegible]

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淸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 [illegible] 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illegible] 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尙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尙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illegible] 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

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illegible]
新民事今引以證自新者蓋自新乃新民之本也〇葉氏[illegible]○曰康誥
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
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
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
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
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
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爲武王之言何也
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
寡兄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

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illegible]然非此
[illegible]
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讀書者言之
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
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
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
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
君德旣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旣新則天命之新亦
不旋日矣 語錄曰[illegible]
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

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
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
止於是而已矣 文集曰二者皆自新新民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illegible]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illegible]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illegible]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
當知所當止之處也[illegible]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illegible]熙光明也[illegible]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illegible]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

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學集疏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 斐文貌 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瑟嚴密之貌 僩武毅之貌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 恂慄戰懼也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大學集疏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内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黄氏曰[illegible]引此[illegible]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當止[illegible]）○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

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眞氏曰常人所以不能[illegible]明者以其[illegible]功惟聖人[illegible]之功）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愚謂天無[illegible]可求苟儀刑文王[illegible]天下後世[illegible]）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陳氏曰敬止之[illegible]）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隋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爲人君止）

善矣○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

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 語錄曰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寘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

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 [illegible] 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illegible]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illegible]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illegible]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幷失之也耶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illegible]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illegible]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illegible]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illegible]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illegible]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illegible]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illegible]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illegible]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旣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

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
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
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
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
舍於其間耶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
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
矣觀於聽訟之章旣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
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
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
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
句之所删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
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
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
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
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
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
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
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
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
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

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 [illegible]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柰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

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 [illegible] 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 [illegible] 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illegible]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

有貫通處耳 [illegible]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 [illegible]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

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illegible] 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大槩可通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陳氏曰知事親當孝非只守字 [illegible] 爲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 [illegible]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

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illegible]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illegible]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illegible] 此十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也 [illegible]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illegible]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illegible]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illegible]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illegible]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

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 [illegible] 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 [illegible] 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 [illegible] 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

關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旣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

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是乃上帝所降之衷

烝民所秉之彝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但其氣質有淸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illegible]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 [illegible]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illegible] 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

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illegible]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 [illegible]

[illegible] 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illegible] 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illegible]

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

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

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

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

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今

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

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耳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别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敎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 [illegible] ○

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

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

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旣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旣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

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 [illegible]

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

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 [illegible]

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

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 [illegible] 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

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 [illegible] 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

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 [illegible] 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旣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 [illegible] 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

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

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 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謙快也足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或問 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

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

曰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illegible]表裏首尾是此知善惡分明然後[illegible]功

夫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 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敎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 黃氏曰[illegible]爲惡九分爲善一分而幽獨之中有一分不善處便是一分自欺有一分自欺了在裏面[illegible]便有一分不實 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 [illegible]便是不眞實 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

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 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 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 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 則大學功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

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

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懥怒也 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

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

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

何不得其正之有哉

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

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

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

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唯是此心之靈既曰

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

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

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

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

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

幾希矣

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

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孔子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　辟猶偏也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

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

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

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

通也……以須例又意求之而得其說如

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

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指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

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夭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后能哉

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

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

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

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

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内適自脩而遽欲

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

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

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而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

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

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

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

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

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　曰三詩亦有序
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
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　矩所以爲
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
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
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
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
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
則身
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
彼同有是心而興
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

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絜矩之美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輯釋曰此言不能絜矩之禍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illegible]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王氏曰詩總結之言殷未喪衆時猶能克配上帝今日只以殷爲監視便見得天命無常甚不易保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錄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爭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illegible]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illegible]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illegible]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illegible]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三山陳氏曰舉此二事以實上文財德本末之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大學纂疏】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 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纂疏】

八五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

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 [illegible] 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 [illegible] 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 [illegible] 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illegible] 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

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正方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 [illegible] 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 [illegible]

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 [illegible] 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

未嘗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語錄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個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illegible]）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

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徧（語錄曰裏面事要緻密外面事要[illegible]　周密如持若治內者[illegible]治外者雖欲廣博而周徧其可得哉）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illegible]）○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眾失國矣○曰所

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刧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

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三山陳氏曰善與不善務德後則如是日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一山陳氏曰命不于常命非天命也亦人而已天命視人以爲去就此理昭然可不畏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

之辭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

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閒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爲屛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屛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屛爲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

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鄕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旣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illegible]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illegible]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illegible]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illegible]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illegible]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illegible]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

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 [illegible] 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illegible] 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illegible] 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

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

書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纂疏序

予旣爲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敎誨嗚呼士惟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嘆趙君之用工何其専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君牙冏之言秉彜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絕學幾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已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寖寖乎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谿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言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爲書又必不嫌意而火

通志堂

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横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惟吕氏游氏楊氏侯氏則有成書然或過於高或淪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既又删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論辯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己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而附註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辯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理充足而後學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廸民彝厚世敎也豈訓故云乎哉寶祐四年十二月吉日陵陽牟子才序

讀中庸章句綱領

後學趙順孫纂錄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朱子文集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 語錄

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剗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

中庸章句序

後學趙順孫纂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

或微妙而難見耳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

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擧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

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趙順孫纂疏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illegible] 庸平常也 [illegible]

纂疏 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 [illegible] 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 [illegible] 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 [illegible] 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 [illegible]

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 語錄曰只發而無所偏倚 此事發而得時無過不及處 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 語錄曰未發之中是體 已發之中是用 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

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 語錄曰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illegible]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爲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見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爲親切

[illegible] 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illegible]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

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 [illegible] 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illegible] ○曰張子之言如何 [illegible] 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illegible] ○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説如何 [illegible]

經098 061

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

而語之未嘗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感悟而興起矣 [illegible]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illegible]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illegible]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illegible]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illegible]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illegible] 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illegible] 性卽理也 [illegible]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illegible] 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illegible] 率循也 [illegible] 道猶路也 [illegible]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illegible]

脩品節之也 [illegible] 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 [illegible]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illegible] 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敎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也 [illegible]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敎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 [illegible] 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 [illegible] 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 [illegible] 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 [illegible] 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illegible] 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 [illegible]

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

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

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

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

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

脩道之謂敎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敎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淸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淸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敎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

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敎立矣

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敎行矣

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敎得矣

爲之開道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敎明矣

[illegible] 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
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
乎天理之正 [illegible] 推而
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
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
政事之施焉 [illegible] 此則聖人所以財
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
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 [illegible]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
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

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 [illegible] 蓋有得
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
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
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
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
所以敎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
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
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
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敎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由
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
思辨之功 [illegible] 因其
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敎又將由我而後

立矣 [illegible] 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
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
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
爲而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
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
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

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

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

獨其一脩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

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而失本文之意耳

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

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王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

22098 066

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柔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所以遏人欲於將萌

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

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 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 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 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 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 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

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 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 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illegible] 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 [illegible] 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 [illegible] 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 [illegible] 旣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 [illegible] 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 [illegible] 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 [illegible]

[illegible] 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 [illegible]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 [illegible] 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 [illegible] 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絕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耶曰以理言之則三家

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擧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旣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

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柰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兒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内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嘗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

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

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illegible] 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 [illegible] 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illegible]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illegible]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 [illegible] 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

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别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

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

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

通志堂

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旣思卽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

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

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

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旣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眞答問不相對値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

其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它矣

皆中節而爲和也若未發之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程子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illegible]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illegible]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絇以爲行戒樽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illegible]

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直而可疑者蘇氏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illegible]若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illegible]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

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illegible] 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illegible]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illegible]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盖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

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

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它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据而聽決也 [illegible] 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illegible]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illegible]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illegible]

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illegible]

右第三章

或問民鮮能久矣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 [illegible] 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 [illegible] 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謬 [illegible] 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夫子之手筆也 [illegible] 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合諸朞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illegible]

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

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

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之意也

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

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或問 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 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 程子以為執持

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
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
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
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
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
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
也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
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
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
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
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 顏子
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
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
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
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
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曰
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
皆非論語之本意 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
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
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
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

一句文義亦未安耳

侯氏曰中庸吾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

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

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

則皆老佛之緒

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

含忍之力勝人爲強

質而不變是乃強也 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 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 矯強貌詩曰

矯矯虎臣是也 倚偏著也 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

之所守也 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

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

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

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

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 中立

而無依則必至於倚 國有道而

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 國無道而貧賤

或不能久處乎窮約 非持守之力有以勝

人者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

者之強強之中也

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

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

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

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

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

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

以爲強也

曰諸說如何曰大

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 以南方之強

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

強與北方之強者

爲未然耳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 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 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如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餘見第二十章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爲傃固有未安 唯其舊說有謂無

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說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 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 [illegible] 知不能盡行 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 [illegible] 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 [illegible] 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 [illegible] 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 [illegible] 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illegible]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 [illegible] 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 [illegible] 則人析其所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

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

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

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 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

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

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illegible]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〇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illegible]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illegible]楊氏以夫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illegible]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

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侯氏曰所不能者如聖而不可知之類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 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 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

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 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 推己及人為恕

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 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

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 下章放此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

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 [illegible]

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illegible]

[illegible]〇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

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illegible]

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illegible]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个除不得[illegible]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illegible]意

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illegible]

張子二說皆深得之[illegible]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嘗耳[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illegible]

[illegible]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

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

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叟厎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illegible]餘不敢盡[illegible]程子之意[illegible]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illegible]性分不同夫子[illegible]人也故不待推　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

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己

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illegible]　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閒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illegible]　楊[illegible]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

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illegible]

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顏子樂
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 至於四
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
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
及 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說而輒為之
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
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
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
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三山陳氏曰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行也其在外者非所願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
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
上文之意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右第十四章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
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
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
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

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

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

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唯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

中庸集說

言

其實一物而已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其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中庸集說

三三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

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 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 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 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 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 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旣屈而爲鬼 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 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 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 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

[illegible]輪廻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illegible]游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illegible]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illegible]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

夫[illegible]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illegible]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illegible]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illegible]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illegible]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

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

中庸纂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 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 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三山陳氏曰武王一壞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所歸不得而辭者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 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 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

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 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祀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 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

通志堂

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

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illegible]

[illegible]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

已有是說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

之說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昭穆

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

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

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illegible] 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在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

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

而南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

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

此所以祔必以班

尸必以孫

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

曰廟之始立也二

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

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

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

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

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

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

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

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

曰

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予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爲過矣[illegible]且程

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illegible]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矣[illegible]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illegible]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

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illegible]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

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

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　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

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

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　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　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親親之中有隆殺觀五服之義可見尊賢之中有等降觀師親友之類可推矣惟其有等殺而後禮生焉孟子所謂節文斯二者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

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

誠而已矣

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

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

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

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蓋人

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氏曰所入之塗

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

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

事

勇之次也 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

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

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

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

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
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
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
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
所補也歟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
曰蒲盧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
甚通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
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
玄雉入于淮爲蜄而其傳曰蜄者蒲盧也則似亦

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
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
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
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蜄爲蒲盧則不
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
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
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
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
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

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
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 學而知
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
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
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
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 困而
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
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
之者也 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

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
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
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
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
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
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
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
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
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

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

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賢指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

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

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

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

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旣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

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

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
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
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
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
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
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
當其理而無所悖耳 [illegible]
[illegible] 曰親親而不言任
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
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
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
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
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
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
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
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
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
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
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
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
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
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
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
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
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
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
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
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
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
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
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
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
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
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
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
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

古098 115

徒亦不正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精者比長遺人懐方氏之言嘗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

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

曰所謂前定者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

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 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

則所謂明善者也

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

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

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

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illegible]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illegible] 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

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illegible] 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illegible]

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illegible] 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

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

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

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虚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虚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曰諸説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説亦既略言之矣

程子無妄之云至矣

其他説亦各有所發明

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

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illegible]

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 [illegible] 至於學而 [illegible] 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 [illegible] 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 [illegible] 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illegible]

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 [illegible] 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 [illegible] 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

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

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

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

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

嗚呼深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纂疏 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

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

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

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

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
旨也且於性敎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
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
所以申實然之說也　然其過於
游揚則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
盡也　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
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

通志堂

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
並立爲三也　此自誠而
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
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
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　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
以贊助言　論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
則亦若有可疑者蓋
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
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
氣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以理而言
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
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
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
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

通志堂

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

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

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

形者積中而發外

著則又加顯矣

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

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

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

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内者言之失其指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内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内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

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

楊氏既以輝光發外

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道明之明旣以鶴鳴子和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語錄

誠以心言

本也 [illegible]

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illegible]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 [illegible] 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 [illegible] 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illegible]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 [illegible] 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 [illegible] 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illegible]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 [illegible] 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 [illegible]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 [illegible] 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 [illegible]

終始者然也　此所謂誠者物之
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　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
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
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
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
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　如曰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
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
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

口層纂疏　五二

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
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
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
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
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
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
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
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
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
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
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
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
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
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
德之殊而已也
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

口層纂疏　五三

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
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
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
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
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
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
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
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見面盎背之類乃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耶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

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弊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

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

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

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

至謂天之所以爲

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

失也

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

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

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

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

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

不察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

禮儀經禮也　威儀曲禮也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

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溫猶燖溫之溫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

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二者

脩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涵泳乎其所已

知　敦篤乎其所已能　此皆

存心之屬也　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　處事則不使有

過不及之謬　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　此皆致知之屬也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中庸集疏

興謂興起在位也　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纂疏　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　故呂氏因之　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

中庸集疏

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　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

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

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

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 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

度品制

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 倫次序之體

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

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illegible]本諸身有其
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
於彼也天地者道也[illegible]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illegible]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
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illegible]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illegible]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 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
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illegible]唯呂氏

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illegible]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
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
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
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
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
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
差也[illegible]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

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illegible]鬼
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
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illegible]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
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
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
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
常故久而安之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illegible]

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

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

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資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　文文章也　理條理也　密詳細也　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

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
聞見之知而已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 此皆
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浩浩
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其
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陳氏曰非若此等人則不能知得此等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
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
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
矣

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此篇

或問 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智為君德
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智
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
義禮智之事也
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
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
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

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
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

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

尚加也

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

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

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

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

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 [illegible] 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
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
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
功也 [illegible]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illegible]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 [illegible] 又引孔子之言以
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
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illegible] 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
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
者是亦未盡其妙 [illegible] 不若
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
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
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 [illegible] 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
三等然後爲至也 [illegible]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
已焉 [illegible] 蓋舉
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
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
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
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
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
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

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illegible]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illegible]

[illegible]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illegible]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illegible]

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illegible]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illegible]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illegible]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illegible]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

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揚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

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後學 成德 挍訂

讀論孟集註綱領

後學趙順孫纂錄

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輕等重方敢寫出

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字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

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illegible]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内集註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内 [illegible]

[illegible]

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 語錄

問集註中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勝 [illegible] 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 [illegible]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語錄○黄氏曰朱子一部論語直解到死○[illegible]

[illegible]

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illegible]

讀論語孟子法

後學趙順孫纂疏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塲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程子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便自見得長短輕重輔氏曰尺度所以量長短權衡所以稱輕重理義所以別[illegible]是非[illegible]知論語孟子何書以之可[illegible]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程子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輔氏[illegible]讀論語孟子而人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着心體味未嘗[illegible]至於日用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趙順孫纂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illegible]爲司職吏畜蕃息[illegible]適周問禮於老子[illegible]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illegible]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illegible]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illegible]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

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王既反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孔子如蔡及葉 楚昭王將以

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乃叙書傳禮記 刪詩正樂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illegible]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illegible]

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illegible] 見於手舞足蹈也○陳氏曰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令喜之已極也然精者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illegible] 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 [illegible] 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 [illegible] 也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 [illegible]

論語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illegible]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之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 學者之先務也 語錄曰 [illegible]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illegible]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 [illegible]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illegible]

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illegible]

脈絡貫通最爲親切程子[illegible]

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謝氏名良佐上蔡人○語錄曰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又曰程子謝氏各只說得一邊[illegible]義理與居處[illegible]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illegible]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語錄曰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illegible]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

[illegible]

君子成德之名

[illegible]

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illegible]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illegible]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illegible]

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illegible]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illegible]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illegible]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 [illegible]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illegible] 鮮少也 [illegible] 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 [illegible] 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illegible]

務專力也 [illegible] 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illegible] 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illegible]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illegible] 爲仁猶曰行仁 [illegible]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

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illegible]

[illegible] 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illegible] 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仁與孝弟自爲別物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

[illegible]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illegible] 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illegible]

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

以實之謂信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

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

學之本矣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

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

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

千乘諸侯

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

也

時謂農隙之時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illegible]

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illegible]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illegible]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illegible]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illegible]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illegible] 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 [illegible] 餘力猶言暇日 [illegible] 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illegible]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illegible] 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illegible]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

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illegible]

[illegible] 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illegible]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illegible] 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illegible]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illegible]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illegible] ○游

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illegible]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illegible]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 輔氏曰厚重以質言威嚴以見外者言堅固以存諸中者言 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illegible]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illegible] 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illegible] 程子

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　良易直也　恭莊敬也　儉節制也　讓謙遜也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

迫乃爲可貴

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以生也若有

經098-155

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 義者事之宜也 復踐言也 恭致敬也 禮節文也 因猶依也 宗猶主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

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與去聲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如事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見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

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　政謂法制禁令也　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　格至也　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　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此敎又當止於孝之類皆因識其綱條品節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觀萬象矣知者益明而無事乎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

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

胡氏曰聖人之敎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月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

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illegible]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illegible]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 語錄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不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恁地做將去 [illegible]

[illegible] 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輔氏曰事物各有箇當然之道理不可違背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illegible]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 [illegible]

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illegible]

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

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合禮

〇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illegible] 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illegible]

〇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illegible] 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illegible]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illegible]

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illegible]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 [illegible]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illegible]

〇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

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聞之師曰李氏名侗延平人朱子之師也顏子深潛淳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

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

論語集註卷一

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論語集註卷一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illegible]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 [illegible] 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illegible]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illegible]

[illegible]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illegible]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周氏名孚先毗陵人○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 [illegible] 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 [illegible]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illegible]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illegible]

〇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

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〇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〇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 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 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〇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　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　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

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

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

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illegible]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illegible]

[illegible] 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illegible]

論語卷第一

後學　戊德　校訂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illegible]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illegible]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illegible]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 [illegible]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illegible]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illegible]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illegible]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illegible]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illegible]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illegible]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illegible]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 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泰山山名在魯旅祭名 季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

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illegible]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 [illegible] 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illegible]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illegible]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illegible]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illegible]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illegible]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illegible] 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illegible]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illegible]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illegible]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illegible]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 [illegible] 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illegible]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語錄曰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 [illegible] 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illegible] 愚 [illegible]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illegible]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illegible]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illegible]

祀竈而新註云爾也蓋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與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爲逸禮中霤之文蓋畢獻有佐[illegible]而今亡之也○語錄曰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illegible]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處所故又[illegible]以成禮[illegible]○問祀竈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竈可祭否曰人家[illegible]○又曰竈陘想見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放處○愚問五祀[illegible]則近於褻祭於奧[illegible]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illegible]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illegible]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illegible]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illegible]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illegible]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illegible]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illegible]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illegible]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illegible]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illegible]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illegible]○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illegible]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illegible]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illegible]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此謂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關雎之詩

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illegible]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 [illegible] 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illegible]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illegible]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illegible]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

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

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

教之翕合也（[illegible]）從放也純和也（[illegible]）皦明也（陳氏曰皦自節奏分明而不相陵奪○胡氏曰既和而不明則無別）繹相續不絕也（[illegible]）成樂之一終也（[illegible]）○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illegible]）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illegible]）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illegible]）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或問諸家皆以喪爲斯文之喪[illegible]）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illegible]）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語錄曰儀封人與夫子[illegible]）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illegibl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illegible]）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illegible]）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illegible]）

雖性之反之之說兩義不能辨不知樂觀其衆系若不原其性之反之之異亦何以觀其浑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語錄曰問伊舜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伯舜處使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輔氏曰舜武王之樂與其實有不同者然聖人至公無我之心順天應人之舉則其揆一也故成湯之與舜於樂亦未盡善皆所遇之時然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語錄曰看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深淺若無其本更看個甚麼又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過不及纔有三者便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箇見得他得失○陳氏曰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此三者是根本切要處可以觀人之得失若無其本則其他未嘗無可以觀其得失矣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 語錄曰如今人之擇鄉亦擇其鄉村好 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illegible]

今直以擇鄉言何也曰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何以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illegible] 人所當然無非道也居之擇術居之所也萬劫其[illegible]全其生此豈細故哉學者不可以不擇其爲[illegible]而必欲之擇術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illegible]

者之[illegible]小人之貪[illegible]天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 [illegible]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illegible]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illegible]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　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楊氏

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

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illegible]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illegible]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illegible]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illegible] 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illegible]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illegible] 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illegible] 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 [illegible] 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illegible]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 [illegible] 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illegible] 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illegible]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illegible] 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

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

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

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

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

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

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

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

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又曰皆

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何足與議也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爲

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

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illegible]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 [illegible]

一箇不得○又曰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若把做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如人身便是體 [illegible]

[illegible]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illegible]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illegible]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illegible]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illegible]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illegible]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illegible]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illegible]○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illegible]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illegible]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illegible]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illegible]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 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

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早

論語卷第三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括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人所以事者九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事……師取友以成其德者可知矣

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愚謂稱人之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之善則是厚之又厚故曰厚之至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

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 語錄曰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illegible]豈不惡之○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illegible]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illegible]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音[illegible] 斯指此理而言 [illegible] 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 [illegible] 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 [illegible]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illegible]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illegible]

桴筏也[illegible]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illegible]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illegible]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諭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illegible]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illegible]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 [illegible]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 [illegible]

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illegible]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 [illegible] 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illegible]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illegible]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illegible]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illegible]○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illegible]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語錄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illegible]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語錄曰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上面有腦子下面便有許[illegible]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

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旣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栒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

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為義可識矣 [illegible]

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 [illegible] 今以他書考之

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illegible]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illegible]

○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

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輔氏曰不能窮理則無以決其是非不能果斷則無以決其疑 [illegible] 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此又工夫最切 [illegible]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illegible]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illegible]

千諒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此說義
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

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illegible]

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illegible]

〇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〇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〇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〇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illegible]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

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語錄曰問 [illegible]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illegible]

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illegible]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illegible]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 [illegible] 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illegible]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illegible]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illegible] 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 [illegible]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illegible] 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

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見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

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可謂眞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

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語錄曰萌作只是萌動。輔氏曰[illegible]

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語錄曰[illegible]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 [illegible]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illegible] 其本也眞而靜 [illegible]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illegible] 曰仁義禮智信 [illegible] 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 [illegible]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illegible] 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illegible]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illegible] 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illegible]

[illegible]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語錄曰[illegible]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illegible]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 [illegible]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illegible]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illegible]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纘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illegible]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illegible]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illegible]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illegible]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illegible]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illegible]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illegible]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illegible]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illegible]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illegible] 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illegible] ○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illegible]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illegible]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illegible] 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illegible]

[illegible]○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illegible]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illegible]

[illegible]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illegible]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illegible]○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illegible]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illegible]○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

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illegible]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 [illegible]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illegible]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illegible]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女音汝

儒學者之稱 [illegible]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illegible]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illegible]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

武城魯下邑 [illegible]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illegible]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illegible]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illegible]

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illegible]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illegible]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 [illegible] 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illegible] 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illegible]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illegible]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illegible]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illegible]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illegible]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illegible]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通志堂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

獲仁也 [illegible] 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illegible]

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品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illegible]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illegible]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illegible]

[illegible] 動靜以體言 [illegible] 樂壽以效言也 [illegible] 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illegible]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illegible]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illegible]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威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illegible]

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illegible]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illegible]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illegible]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illegible]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輔氏曰實必稱其名然後成是物天下之物皆然也程子以君臣言蓋舉大人倫之首而言也范氏又推之以及人與國則其義益 [illegible]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 [illegible] 從謂隨
之於井而救之也 [illegible] 宰我信道不
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illegible] 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
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illegible] 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
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
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 [illegible]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illegible]
約要也 [illegible] 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
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
不背於道矣 [illegible]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
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
亦可以不畔道矣 [illegible]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illegible] 盖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
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 [illegible] 矢誓也 [illegible]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illegible]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
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illegible]

然此豈子路所能
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illegible]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illegible]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 [illegible]

庸平常也……至極也

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自世敎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

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

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illegible]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illegible]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illegible]

[illegible]

論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

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 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 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 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 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

息有養

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顔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 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

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顔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

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通志堂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 [illegible] 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illegible]

是則彼非可知○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illegible]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illegible]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illegible]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illegible]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 [illegible] 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illegible]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 [illegible] 進退存亡之道 [illegible] 故可以無大過 [illegible]

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illegible]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illegible]

節夫雖在外而又有屬於之殊[illegible]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illegible] 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illegible]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illegible]

附錄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illegible]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illegible] 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 [illegible] 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illegible]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illegible]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illegible] 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illegible]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輯氏曰怪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合也 [illegible]

神矣○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旣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威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以踐履所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存神信又所以著是理於心者也

〇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illegible] 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illegible]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illegible]

子曰字疑衍文 [illegible] 張子曰有常者不貳其志 [illegible] 恒常久之名 [illegible] 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illegible]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illegible]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illegible]

〇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illegible]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 [illegible] 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〇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〇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illegible]

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illegible]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illegible]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illegible]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illegible]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illegible]

人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illegible]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illegible]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illegible]○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illegible]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illegible]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illegible]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illegible]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illegible]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illegible]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illegible]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敝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指言坦蕩蕩之氣象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

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章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

矣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 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 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顔淵是也

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論語集疏卷四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與疑詞也決詞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毅強忍也

又曰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

論語集疏卷四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三十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遠到

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其爲言旣易知 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 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illegible]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illegible]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illegible]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 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illegible]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 輔氏曰凡能有爲者皆才也然有美有惡若周公之智能技藝則又才之美者 [illegible] 驕矜夸吝鄙嗇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

足觀矣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 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〇晁氏曰有

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

全德也

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

〇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

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〇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

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

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

棄才也

〇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

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也

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

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

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

也 輔氏曰堯非有意於則之也與天同德而自不能不則之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　才者德之用也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　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

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第四

後學 成[illegible] 校訂

論語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

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意私意也　必期必也

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　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

蓋意必常在事前　固我常在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illegible]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illegible]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 [illegible] 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illegible]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illegible]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illegible] 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illegible] 含也疑以多能爲聖者待聖人之淺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 [illegible] 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illegible]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illegible]

細精粗始終本末盡興而不間 [illegible] 多能誠爲餘事故 [illegible]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illegible]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illegible]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illegible]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 [illegible] 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

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illegible]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極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illegible]

[illegible] 而遺物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illegible]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illegible] 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illegible]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語錄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 [illegible] 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illegible]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illegible]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illegible]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

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 [illegible] 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illegible]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illegible] 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

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illegible]

愚案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illegible]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語錄曰招搖如翱翔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 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

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

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

偏晉書作翩 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 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與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 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 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 宗廟禮法之所在 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 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〇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 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〇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〇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揖左人則

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〇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 閾門限也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謂門屏之間 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 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 [illegible] 愉愉

則又和矣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illegible]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

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

言其禮當如此爾 [illegible]

〇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 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illegible]

緅絳色 [illegible]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illegible]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 [illegible] 且近於婦人女子

之服也 [illegible] 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illegible]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詩所謂蒙彼縐

絺是也 [illegible]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裘欲其相稱 [illegible]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illegible]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illegible]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

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illegible]

去喪無所不佩 [illegible]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illegible]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語錄曰明衣即是箇布衫）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輔氏曰食饐而餲以下數者[illegible]不食[illegible]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輔氏曰食以穀為主肉為輔不使肉氣勝穀理之宜也而[illegible]酒以為人合懽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 輔氏曰[illegible] 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輔氏曰[illegible]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輔氏曰[illegible]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輔氏曰[illegible]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輔氏曰當食者不去而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 [illegible]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illegible] 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illegible]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illegible]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illegible]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輔氏[illegible]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 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

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紬蓋禮一變亦禮之正也然亦必衣而後敢去然後可以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居不容非惰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敬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范氏曰正立

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 [illegible] 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illegible]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 [illegible] 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illegible]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illegible]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illegible] 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illegible] 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

然[illegible]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illegible]〇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illegible]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illegible]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illegible]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illegible]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illegible]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〇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illegible]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illegible]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illegible]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夫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illegible]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illegible]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illegible]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illegible]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illegible]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illegible]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

[illegible]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illegible]

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illegible]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illegible] 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illegible]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illegible]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誾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 [illegible] 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illegible]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illegible]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illegible] 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illegible]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 [illegible] 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illegible]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illegible]

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則爲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盡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illegible]

由也喭 [illegible]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illegible]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illegible] 吴氏曰此章之首脱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illegible]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 [illegible] 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 [illegible] 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illegible]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illegible]

命謂天命 [illegible] 貨殖貨財生殖也 [illegible]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顔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豈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illegible]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illegible]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 [illegible] 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illegible]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illegible]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也曰色莊便是兼有論字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 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illegible]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illegible]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illegible]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illegible]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illegible]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

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

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

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

端元端服　章甫禮冠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illegible]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 [illegible] 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illegible] 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illegible]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 [illegible]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illegible]

曰子路才能非不足於此今乃見哂於夫子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illegible]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illegible]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illegible] 克勝也 [illegible] 己謂身之私欲也 [illegible] 復反也 [illegible]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illegible]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illegible] 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illegible]

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illegible]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illegible] 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illegible]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氏曰謝氏之說蓋欲使人先勝其難則易者退聽矣

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 [illegible] 非禮者己之私也 [illegible]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顔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illegible]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illegible] 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illegible]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illegible]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 [illegible]

[illegible]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illegible] 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illegible]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illegible]

[illegible]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illegible]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illegible]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illegible]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illegible] 其發禁躁妄内斯靜專 [illegible]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illegible]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illegible]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illegible] 己肆物忤出悖來違 [illegible]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illegible]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illegible] 順理則裕 [illegible] 從欲惟危 [illegible]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illegible]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illegible]

[illegible]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illegible] 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illegible] 程子之箴 [illegible] 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 [illegible] 而私意無所容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illegible] 之使以自考也 [illegible]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 [illegible]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illegible]

愚案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 [illegible]

[illegible]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illegible]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illegible]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 [illegible]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illegible]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 [illegible] 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彊閉之而不出也 [illegible]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 [illegible] 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illegible]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 [illegible] 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illegible]

主氣之意同雖非勉強所能到然在學者只可以不如勉強之力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輔氏曰觀子夏以下有得求而不敢易言之意是以知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

[illegible]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illegible]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illegible]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illegible]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illegible]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illegible]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戎可無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illegible]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illegible]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illegible]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illegible]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illegible]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illegible]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擧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illegible]

[illegible]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illegible]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illegible]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蓋務外而不務內者故告之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illegible]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illegible]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 [illegible] 折斷也 [illegible]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illegible]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illegible]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illegible] ○尹氏曰小

邾射以句繹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政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illegible]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illegible]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 [illegible] 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illegible]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illegible]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 [illegible]

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illegible]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故夫子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下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illegible]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illegible]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

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内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觀此兩句亦可以識仁智之用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辯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　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

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旣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其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

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胡氏曰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

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竹筭声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敎民者敎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敎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

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

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

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哉俟其出而賛美之 [illegible]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illegible]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illegible]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illegible]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illegible]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産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 [illegible] 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

子産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illegible]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名齒年也蓋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産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illegible]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illegible]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illegible]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慾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

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 輔氏曰[illegible] 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 輔氏曰[illegible]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illegible]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 輔氏曰此乃內外合一[illegible] 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 [illegible] 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黃氏曰[illegible]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

後功而與其事夫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

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孔子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愚案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愚案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一言而已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 抑反語辭 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 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illegible]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illegible]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illegible]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illegible]

[illegible]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illegible]

○子曰莫我知也夫[illegible]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爾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illegible]

[illegible]一無間於此所以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illegible]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illegible]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illegible]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illegible]

公伯寮魯人[illegible]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illegible]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illegible]言欲誅寮[illegible]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illegible]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illegible]

子曰賢者辟世[illegible]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illegible]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illegible]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illegible]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illegible]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illegible]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輔氏曰荷蕢聞磬音而能知夫子之心其人……精神昭徹不爲事物所汨亂可謂賢於人一等矣

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矣

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 堯舜猶病言不

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 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尹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者由外而知其內也

〇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

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所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

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論語集注卷八　七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

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而於

論語集注卷八　八

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不若商輅之朴

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illegible]
車貴而得其中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
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illegible]
[illegible]
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illegible]夫子
氏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illegible]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
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illegible]
[illegible]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
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
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illegible]
[illegible]尹氏
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
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
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illegible]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illegible]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illegible]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illegible]柳下惠魯大夫展獲
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
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
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

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

在誠實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乃君子之道也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illegible]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illegible]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illegible]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illegible]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illegible]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 [illegible] 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

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語錄曰問張子如此說孟子集註却云盡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

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 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胡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役師慧之類

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

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

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　柙檻也

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　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illegible]

貧爲憂矣寡爲憂 [illegible]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illegible]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illegible]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illegible]

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illegible]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illegible]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通論天下之勢 [illegible] ○此章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通志堂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 愆過也

贅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illegible]得貪得也[illegible]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illegible]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illegible]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illegible]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illegible]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illegible]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illegible]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

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論語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通志堂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不明矣此因聖人盛德以答[illegible]故夫子亦[illegible]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illegible]之可知而可語也〇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illegible]故孔子不見[illegible]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illegible]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illegible]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illegible]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illegible]

〇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illegible]

〇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illegible]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illegible]

〇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

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illegible]

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illegible] 或曰此與上章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illegible]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illegible]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 [illegible] 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illegible]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治有大小而

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 [illegible] 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illegible]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illegible]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通志堂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illegible]

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illegible] 於

[illegible]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illegible]

任倚仗也 [illegible]

又言其效如此 [illegible]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illegible]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illegible]

○佛肸召子欲往 [illegible]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 [illegible] 親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illegible]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illegible]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illegible]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illegible]

蔽遮掩也 [illegible]

居吾語女 [illegible]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illegible]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 [illegible]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 [illegible] 狂躁率也 輔氏曰此 [illegible]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illegible]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illegible]

可以觀

考見得失 [illegible]

可以羣

和而不流 輔氏曰羣居之道雖止於和 [illegible]

可以怨

怨而不怒 [illegible]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illegible]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illegible]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illegible]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 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illegible] 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illegible]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illegible]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illegible]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illegible]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illegible]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 [illegible] 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 [illegible]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

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illegible]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 [illegible] 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illegible]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illegible]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illegible]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illegible]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illegible]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illegible]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 [illegible] 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 [illegible]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illegible]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illegible]

朱正色紫間色 [illegible] 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illegible]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illegible]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illegible]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illegible]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illegible]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付其生　妙聖人亦天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illegible]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illegible]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

變喪至此可止矣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糲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 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

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揚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 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

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 耰覆種也 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大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 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而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

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衞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

哉 [illegible]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其不合於聖人之道[illegible]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illegible]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illegible]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illegible]

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illegible]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illegible]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

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黃氏曰未之能則欲日新守能不失其學之道無以復加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 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埽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 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 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illegible]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illegible]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illegible]

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illegible]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illegible]

理精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

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illegible]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illegible]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illegible]

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illegible]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内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内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衆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踰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 多與祇同適也

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謗毀者自絕於聖人耳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經098 333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illegible]
曰大則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可為若化非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為唯其非人力之可為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illegible]

立之謂植其生也 [illegible] 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 [illegible] 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 [illegible] 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 [illegible] 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illegible]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illegible]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厤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illegible] 允信也 [illegible]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illegible]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illegible]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 [illegible] 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 [illegible]

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illegible]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切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illegible]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illegible]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illegible]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illegible]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趙門 孫集疏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illegible]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illegible]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illegible]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illegible]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illegible]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illegible]

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 ……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 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 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

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所謂豪氂之差千里之
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
察而明辯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
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
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
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
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
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亟速也言
文王戒以勿亟也　子來如子來趨父事
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麀牝鹿也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
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
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42098 311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　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

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

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

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輔氏曰如人口之嗜美味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 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 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 晉文公 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

觳也 觳觫恐懼貌孟子述
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

愛
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
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厨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 術謂法之
巧者
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
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
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
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
爲仁之術也

[illegible] 釁 [illegible]

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 [illegible] 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illegible]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illegible]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 [illegible]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illegible]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illegible]

復白也鈞三十斤 [illegible] 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illegible]

[illegible]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illegible]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illegible]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踰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illegible] 耳目而自視自聽有手足而自執自行固不難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illegible]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illegible]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illegible]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illegible]

權稱錘也 [illegible] 度丈尺也 [illegible] 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 [illegible]

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 [illegible] 之也必先見得輕重長短如此分明 [illegible] 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 [illegible] 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illegible]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爲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雖不敢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常也產生業也常產可常生之業也常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之乃使人歎服於世變之衰而聖賢之道不得行也

孟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illegible]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 [illegible] 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 [illegible]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illegible]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illegible]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illegible]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illegible]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 [illegible]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 [illegible]

傳謂古書 [illegible]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芻蕘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見於史記越王棲於會稽之上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

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

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血氣所爲之勇如暴會之水暴漲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 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 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

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招舜樂也

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岐周之舊國也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潴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

啟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

[illegible]

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輔氏曰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 [illegible]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輔氏曰 [illegible]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illegible]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 [illegible] 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illegible]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
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
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
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爲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
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
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
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

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
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擧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 食飯也 運轉也 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

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執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

人悅之而齊可以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音耄倪五兮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閧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

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
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輔氏曰楊氏[illegible]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illegible]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 [illegible]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 [illegible]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
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
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輔氏曰[illegible]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
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三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諭困苦也所祐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illegible]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illegible]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illegible]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illegible]

孟賁勇士[illegible]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illegible]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illegible]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illegible]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illegible]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illegible]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illegible]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illegible]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illegible]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illegible]

経2098-368

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 [illegible] 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illegible]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illegible]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illegible]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 [illegible] 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illegible]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illegible]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 [illegible]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illegible]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illegible]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illegible]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illegible]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illegible]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

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illegible]

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 [illegible]

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 [illegible]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 [illegible]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 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當能動志 [illegible]

[illegible]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 [illegible]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illegible]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動者殆不可同年而語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illegible]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 [illegible] 壹專一也 [illegible]

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
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
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
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
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
也 浩然盛大流
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
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蓋惟知言則有
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
不動心也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 故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
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

自反而縮是以直……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義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

[illegible]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illegible]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illegible] 慊快也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

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 輔氏曰氣是集衆義而生故不可[illegible]不合於義則自[illegible]

[illegible]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

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

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上文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正預期也 [illegible] 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illegible]戰不正勝此正字[illegible]師出不可必期

[illegible]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

語意自不同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

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

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

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輔氏曰舍之[illegible]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

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

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　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以來未有孔子則伯夷伊尹固不得與之齊等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下也 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　鳳凰羽蟲之長　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　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

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

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一）此章言能行

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言行王政與不行者之得失使後之人君知所審擇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illegible]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illegible] 內結要求聲名也 [illegible]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illegible]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illegible]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illegible]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illegible]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illegible]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心統性情者也 [illegible]

又曰統猶兼也○又曰性是靜情是動 [illegible] 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illegible] 一而已此處最當體認 [illegible]

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illegible]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illegible]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illegible]

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 [illegible]

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 [illegible]

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illegible]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illegible]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甲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

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周子名惇頤舂陵人 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歷山在河東 陶于河濱 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illegible]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illegible] 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illegible]

佚音逸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呈 [illegible]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 [illegible]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 [illegible] 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illegible]

孟子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

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

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今齊王但有爵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無逹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〇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輔氏曰理[illegible]也義用也當於理則合適於義也〇問孟子但有辭有受有取初無予之事而尹氏併言辭受取予者何也曰學者玩此章非特可以知辭受之義而亦可以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 爲去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illegible]

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〇陳氏

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

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故邪 陳氏名暘 [illegible]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illegible]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　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　矜敬

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絶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

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所有禮有時而變也蓋禮[illegible]此然後得乎時措之宜也公孫丑[illegible]學未能[illegible]故欲以[illegible]

哭

也

孟子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

[illegible]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覵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

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惡而爲善也 ○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illegible]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illegible]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illegible]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illegible]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illegible]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illegible]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illegible]

商制實無可考其曰藉耕……

徹通也均也 ……

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 井地即井田也 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

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巳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巳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巳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巳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飱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飱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煑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

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

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勲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

天下之利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輔氏曰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天下後世之所賴而得其[illegible]東樂於當人人皆各遂其所有而得教化至於無窮矣[illegible]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音預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棄所學於陳良乃悅許行則[illegible]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illegible]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illegible]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illegible]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illegible]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illegible]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
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
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
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
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
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
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
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
以詰之

[illegible]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專舉葬親之說以發其意此政

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音補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

[illegible]謂也是其意欲援儒以歸墨以拒孟子之非己也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

[illegible]

皆所謂遁辭也

[illegible]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illegible]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

若天使之然也

輔氏曰此理乃自然而然故若天使之若此

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

[illegible]

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illegible]

之親則是兩箇以輕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illegible]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illegible]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illegible]

가1098-408

其是面而甚其良心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人惟一本故其[illegible]
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與而因以見先王[illegible]
[illegible]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illegible]
葬之前[illegible]不可行也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　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輔氏曰此節[illegible]之得納約自牖之義且足以力不勞而功自倍也

孟子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　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　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

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

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
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
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
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
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
以風切之也 男以
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
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
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
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

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人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〇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 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　飛廉紂幸臣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

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 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 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 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

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illegible]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輔氏曰人倫天叙也人惟有人倫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其所 [illegible]

孟子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illegible]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illegible] 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 [illegible] 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 [illegible]

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 [illegible] 以節五音之上下 [illegible]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 [illegible]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illegible]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

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鄒氏曰自詩
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
任其責也 輔氏曰……君臣同心各任其責……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
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
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
彼矣可不謹哉 ……說有小路有大路……一箇天理與人欲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
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輔氏曰……而其禍有大小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
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〇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荅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〇亦承上章而言

〇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〇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麥丘邑人祝齊威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悦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

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〇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

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 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 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illegible] 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

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

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 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

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 非猶毁也

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毁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

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銳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

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一)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一)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 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

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

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旣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

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

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〇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〇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〇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

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乎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

[illegible]

猶此也 [illegible]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illegible]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illegible]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節文謂品節文章 [illegible]

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illegible]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illegible]

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illegible]

此

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illegible]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illegible]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 [illegible]

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第七

後學　[illegible]　校訂

孟子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

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

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三十二 纂疏卷八

惠謂私恩小利 政則有

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

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

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二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

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 【三十三 纂疏卷八

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

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

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

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

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

三

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 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

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

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通志堂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

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〇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〇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有而字則當從後說至蔽賢爲不祥之實則一也

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〇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〇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

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

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

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

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庚公必不害已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敎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 [illegible]

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 [illegible]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illegible]

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 [illegible]

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illegible]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輔氏曰由乎內以施於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輔氏曰以驗乎外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 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物事也

通志堂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

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〇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〇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〇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〇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

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

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它亦不足辨也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子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産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

弍

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零陵今鼻亭是也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

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吴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理人情皆極其至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

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　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

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illegible]箕山有高嵩也北

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illegible]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兩句峻潔如此便見得三聖人之心盾是一箇天理更無有一毫私意夾之間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輔氏曰天無爲故非人力所爲[illegible]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illegible]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

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物致知豁然貫通[illegible]
自悟則又自有箇[illegible]覺

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輔氏曰[illegible]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illegible]萬世始得此皆自是人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時義上看得分明故集註取之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正

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幷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擧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illegible]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illegible] 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 [illegible]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 [illegible]

[illegible] 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卷第九

[illegible]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　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

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illegible]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

[illegible]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illegible] 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 [illegible] 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

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 [illegible] 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 [illegible]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illegible] 宣以始之收以終之 [illegible] 二

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 [illegible] 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illegible] 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

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乎至于不思不勉之地

所以偏者由其徹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

以不同者皆可喻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位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　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　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illegible]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illegible]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illegible]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illegible]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illegible]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illegible]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旣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

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 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發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

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 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若其端旣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

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
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
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
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
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
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
賤官不以爲辱者所以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
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
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
其祿則非禮矣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輔氏曰[illegible]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輔氏曰繆公之於子思非不知所尊尊也而猶若此者[illegible]

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illegible]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輔氏曰[illegible] 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輔氏曰[illegible]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illegible]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輔氏曰[illegible]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輔氏曰[illegible]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

臣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也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以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輔氏曰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 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耳目視聽與夫心之知覺無非此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

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　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

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 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

梏

梏械也

反覆展轉也

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

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

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

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

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矣

而所好惡遂與人遠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

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서098 480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情之善衆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 ……私情乃因物而後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鄕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

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

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警切學者至矣惕然則仁之發也深省則智之用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
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
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〇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比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〇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

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疏卷十一

孟子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孟子集疏卷十二　一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重而有輕多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 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通志堂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行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理[illegible]

[illegible]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illegible]

[illegible]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illegible]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illegible]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illegible]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illegible]受業之故而得其說則是亦所以教誨之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illegible]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illegible]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學者儘當玩繹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案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敎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去聲下同 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蔡氏曰享朝…）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

經 048 190

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〇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案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且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繆哉

合春秋者孟子雖取威公之五命而猶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

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 [illegible]
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illegible] 士也此三者皆戰國之所尚而善信之士所不肯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illegible]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illegible]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illegible]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illegible] 曰公孫丑所問三者不過是己之長而已所謂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者蓋指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而告之以善而言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擧於版築之閒膠鬲擧於魚鹽之中管夷吾擧於士孫叔敖擧於海百里奚擧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擧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擧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擧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擧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

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

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illegible] 性則心之所具之理 [illegible] 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illegible]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illegible]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illegible]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illegible]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 [illegible]

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而下四句極精密陳氏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〇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〇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

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敎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

怨其不然者及是 [illegible]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illegible]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illegible]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illegible]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illegible]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illegible]

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並行同運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illegible]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illegible]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illegible]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敎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 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兩句已盡一章之旨

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

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皆然便是無權無權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 或曰孟嘆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 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

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 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

踐如踐言之踐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

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

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者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 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御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〇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案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案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案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隆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隆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愚案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

愚案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

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

張子曰顔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 歸斯受之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旣來歸而又追咎其旣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幷取之則民力有

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夫子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探取之也 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通志堂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 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力循私而去其偏而復其全反其全也則亦與聖人無異矣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

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 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〇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

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

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輔氏曰曾晳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之於事爲而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者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爲聖賢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然必先知而後能行故獧人爲狂之次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輔氏曰其所志大則是其所知之大也故可與進於道守之固則行之力故不至於失其身屑潔也輔氏曰不屑不潔即前所謂知恥自好而不爲不善之人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爲善不惟無所據又善字所包廣既曰善人則不應遂以爲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爲證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愿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愿則亦未嘗眞愿者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而深斥以爲德之賊深惡而痛絕之是亦聖人性情之正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錄曰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獧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獧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卻都自是爲己不爲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輔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雖或勉爲忠信廉潔而其心則實不然不過欲徇俗諧世而已惟其如是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遠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眞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輔氏曰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是而非之意則一也

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則有不然者故以爲害義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者故以爲害信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是日用常行之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輔氏曰此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輔氏曰若非前面人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無有見而知之則今恐不能聞而知之耳）愚案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輔氏曰孟子雖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而下以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使萬世之下學者則夫在己之不可泯滅者以求夫聖賢之言則道統可得而傳其仁天下後世深且遠矣）○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輔氏曰像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

孟子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